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大师经典历久弥新



中国小说史略

本书从上古神话到清末通俗小说的中国小说史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总结了中国小说的文学渊源和成就，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钱宾四先生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一部开山的巨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溯源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敏若先生更是再《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二者所从事的“不仅是相关的工作，而且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绩，一直影响着吾国的学术”。

鲁迅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小说史略 / 鲁迅著. — 长春 :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5387-5734-7

I. ①中…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小说史—中国 IV. ①I2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3654号

出品人 陈琛
产品总监 郭力家
责任编辑 方伟
助理编辑 胡军
装帧设计 孙利
排版制作 毛倩雯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有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 著

出版发行 /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大街与福祉大路交会西行200米

出版集团A座15楼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00

北京开发部 / 010-63108163

官方微博 / [weibo.com / tlapress](http://weibo.com/tlapress) 天猫旗舰店 / sdwycbsgf.tmall.com

印刷 / 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 710mm × 1000mm 1 / 16 字数 / 173千字 印张 / 15.5

版次 / 2019年5月第1版 印次 /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4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自 1898 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像，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前 言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才。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18年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等。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五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众多的读者。

鲁迅先生是以教育部官员的身份任教北大的，所以只受聘为“讲师”而非“教授”。其实他与蔡元培先生相识已久，1912年，蔡元培受命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便委托许寿裳请鲁迅赴南京任事。后蔡元培赴北京，仍请鲁迅北上任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很快就给鲁迅去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暂时无法任教，蔡元培便多次延请周作人，并聘他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还请鲁迅为北大设计校徽。直到1920年8月，蔡元培才正式给鲁迅下了聘书，请其担任讲师。到了1927年蔡元培任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后，又专程拜访鲁迅，聘请他为特约著作员。可以说，蔡元培对鲁迅是极为欣赏和器重的。

从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开设了“中国小说史”及“文艺理论”课程，并担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国小说史”课程讲义原名“中国小说史大略”，于1923年12月到次年6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并正式定名《中国小说史略》；1925年，鲁迅先生稍加修改后，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又对其中三篇有所修订；到了1935年第十版最后一次改订后，以后各版均与第十版同。

《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第一部小说史专著，书中对从上古神话到清末谴责小说的中国历代小说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总结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和成就，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胡适先生给了它很高评价，说它“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胡适《白话文学史》）；郭沫若先生更是将《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并誉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认为二者所从事的，“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鲁迅先生逝世时，蔡元培所献的一副挽联如此写道：“著述最谨严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短短二十四字，同时赞誉了此书的学术价值和鲁迅先生的人格。

目 录

题记	1
序言	2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3
第二篇 神话与传说	8
第三篇 《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	15
第四篇 今所见汉人小说	19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	27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下）	35
第七篇 《世说新语》与其前后	40
第八篇 唐之传奇文（上）	47
第九篇 唐之传奇文（下）	55
第十篇 唐之传奇集及杂俎	62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传奇文	68
第十二篇 宋之话本	76
第十三篇 宋元之拟话本	84
第十四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上）	91
第十五篇 元明传来之讲史（下）	100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说（上）	110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说（中）	116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说（下）	123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说（上）	131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说（下）	138
第二十一篇	明之拟宋市人小说及后来选本	144
第二十二篇	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	153
第二十三篇	清之讽刺小说	162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说	168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	180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狭邪小说	191
第二十七篇	清之侠义小说及公案	202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谴责小说	212
后记		223
附录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24

题 记

回忆讲小说史时，距今已垂十载，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尔后研治之风，颇益盛大，显幽烛隐，时亦有闻。如盐谷节山教授之发见元刊《全相平话》残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即中国尝有论者，谓当有以朝代为分之小说史，亦殆非肤泛之论也。此种要略，早成陈言，惟缘别无新书，遂使尚有读者，复将重印，义当更张，而流徙以来，斯业久废，昔之所作，已如云烟，故仅能于第十四、十五及二十一篇，稍施改订，余则以别无新意，大率仍为旧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虽延年命，亦悲荒凉，校讫黯然，诚望杰构于来哲也。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夜，鲁迅记

序 言

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有之，则先见于外国人所作之中国文学史中，而后中国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书之什一，故于小说仍不详。

此稿虽专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当讲述此史，自虑不善言谈，听者或多不瞭，则疏其大要，写印以赋同人；又虑钞者之劳也，乃复缩为文言，省其举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终付排印者，写印已屡，任其事者实早劳矣，惟排字反较省，因以印也。

自编辑写印以来，四五友人或假以书籍，或助为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呜呼，于此谢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鲁迅记于北京

第一篇 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然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桓谭言“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喻，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李善注《文选》三十一引《新论》）始若与后之小说近似，然《庄子》云尧问孔子，《淮南子》云共工争帝地维绝，当时亦多以为“短书不可用”，则此小说者，仍谓寓言异记，不本经传，背于儒术者矣。后世众说，弥复纷纭，今不具论，而征之史：缘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秦既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则大收篇籍，置写官，成哀二帝，复先后使刘向及其子歆校书秘府，歆乃总群书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汉书》，删其要为《艺文志》，其三曰《诸子略》，所录凡十家，而谓“可观者九家”，小说则不与，然尚存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颜师古注也。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殷时者，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师古曰，刘向《别录》云：“饶，齐人也，不知其姓，武帝时待诏，作书，名曰《心术》。”))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应劭曰，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圉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师古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蕘狂夫之议也。

右所录十五家，梁时已仅存《青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据班固注，则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

唐贞观中，长孙无忌等修《隋书》，《经籍志》撰自魏征，祖述晋荀勖《中经簿》而稍改变，为经史子集四部，小说故隶于子。其所著录，《燕丹子》而外无晋以前书，别益以记谈笑应对，叙艺术器物游乐者，而所论列则仍袭《汉书·艺文志》（后略称《汉志》）：

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传》载舆人之颂，《诗》美询于刍蕘，古者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谤；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周官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道方愿以诏避忌，而职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而观其衣物是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

石晋时，刘昫等因韦述旧史作《唐书·经籍志》（后略称《唐志》），则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书录》为本，而意主简略，删其小序发明，史官之论述由是不可见。所录小说，与《隋书·经籍志》（后略称《隋志》）亦无甚异，惟删其亡书，而增张华《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属杂家，至是乃入小说。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旧史，撰志者欧阳修，其《艺文志》（后略称《新唐志》）小说类中，则大增晋至隋时著作，自张华《列异传》、戴祚《甄异传》至吴筠《续齐谐记》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十五卷，王延秀《感应传》至侯君素《旌异记》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

诸书前志本有，皆在史部杂传类，与耆旧高隐孝子良吏列女等传同列，至是始退为小说，而史部遂无鬼神传；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诫子拾遗》等之垂教诫，刘孝孙《事始》等之数典故，李涪《刊误》等之纠讹谬，陆羽《茶经》等之叙服用，并入此类，例乃愈繁，元修《宋史》，亦无变革，仅增芜杂而已。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二十八）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

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

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

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

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辩疑》之类是也；

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纪昀总其事，于小说别为三派，而所论列则袭旧志。

……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班固称“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如淳注谓“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然则博采旁搜，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杂废矣。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